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是个处女的？

原创 annabel 忍冬自选集

2021-11-08
07:43

收录于合集

#男权 2

#女权 1

#性 1

34

反过来问也一样：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为了一个whore？

我开玩笑跟树说，早知道第一次做爱是和一个数不清自己睡了多少女孩的hookup，我不如把自己挂在ebay上卖了，还能赚点钱。

树说，第一次感觉喂了狗了，对不对？

我忽然严肃起来，说，早在和他做爱很久之前，我就不是处女了。

-1-

他可能知道我是第一次做爱。虽然我什么都没说，但我的指甲从来没离开过他的背。

躺在他身边，我意识到一年前，在那个上锁的门后的宾馆房间里，我就不是处女了。那天下午的空气很黑，电视机看起来像个通往虚无的长方形，我想逃走。

U告诉我：**You made me hard, so you solve it. You can't leave the room until you suck me off.**（你让我硬了，所以你要解决它。在你给我口之前，你别想出这个房间）。

他去洗澡的时候，我盯着五米以外的门看了很久。我可以走，但我没有。他还没擦干就跳到了床上。床垫在我屁股底下弹了一下。

在我被抓着头发摁下去的那一刻，我就不是处女了。

cr. elena, and I love you.

很久以后跟gyr提起来，我说，那是我第一次和男人、和性打交道。但没有人会在意，因为这不是强奸，这只是被迫口交。

gyr说，都是以前的事情了，可以往前看了。

我说，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会懂在去杭州的高铁上看T Kira Madden的回忆录，读到她在车里被强按着口交，自己喉咙深处泛起一阵回忆中的腥味，想跳过这段文字，却知道除了书中的女孩，没有人会相信这么久了，你一直没有忘记，还一直这么难受？你怎么会懂文学课上到一半，教授说着Call Me by Your Name小说里Elio含糊的性同意，你一个人在口罩下几乎喘不过气来，差一点点就要冲进厕所里大哭？你怎么会懂那天下课，你站在宿舍厕所的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脸，想挤出一个笑，结果瞥见了窗外，一朵朵白云像狗屎一样堆在湛蓝的天上，再看一眼镜子里，发现眼泪已经掉下来了？

你没有资格告诉我往前看。因为从那一刻开始，**you made me hard, so you solve it** 就被强插入了我的人格。

-2-

大学生活很孤独。夏天一结束，朋友们散在东西海岸和伦敦，只有我一个人漂到了芝加哥，每天的生活变成一个人踩着

磨脚的马丁靴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周一到周五轮流约不同的朋友吃食堂。

某个礼拜天临时被室友拉去的一个apartment party上，我碰到了他。他对我来说就像没气的可乐一样，对他的喜欢不多不少。躺在他的床上看着天花板上蓝色的串串灯，我都懒得猜这里到底来过多少女孩。

我问自己，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说，我怕孤独，我缺爱。

这是爱吗？

这他妈当然不是。

每次下楼找他，摁下他的楼层，宿舍电梯都会播报一句：“going down.”我只能深吸一口气，翻个白眼，接受了傻逼电梯的嘲讽：

Gonna go down in so many ways, Annabel.

唯一一次认真聊天，他说他想去硅谷当个程序员赚钱，他也有eating problems，他很喜欢自己的middle name但我已经忘记叫什么了。他说there's only one girl who matters and all the others are instances.

心里咯噔了一下。其他暂时还没想明白，我只知道我不配被叫做“an instance.”

I'm so much more than that.

第二天，我迷迷糊糊爬起来去上文学课。教授说，在这个父权系统里，直女在直男眼里只有两种形态：要么是mommy，要么是whore。

我他妈悟了——为什么我永远只能是一个instance：

我把自己缩水成了一个whore。或者说，从我不是处女的那一刻起，我就只会扮演一个whore。

没有人会爱一个whore，但总有人会想操她。

-3-

whore脱衣服就是要干脆利落，自欺欺人说，我没有被爱的价值，至少还有被操的运气。

六月的某个晚上，我和T去喝酒。午夜的时候，T说，我从北京到上海就是为了见你。我要回宾馆了，我都买套了。

T的滴滴来了。我呆在十字路口，跟他上了车。在那一刻，好像只有跟他回去才是正确的做法。我可以直接打车回家，但我又无路可逃。

You made me hard, so you solve it. 这就是当一个whore的义务。

在那天晚上之前，我从来不知道我的身体可以成为一个沙袋，每个关节都像宜家的木头玩偶一样被掰来掰去。

T知道我是处女，但这不影响他把我的腿架到他的肩上，准备用最野蛮的方式进入我。

我让T停下来了。这太荒唐了。我知道我和他在一起联合虐待我自己，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不配当个人。

当个whore比做自己要简单很多，就像做爱比被爱简单很多。你一口vape我一口vape，你一口酒我一口酒，你喝醉的时候跳过密歇根湖，我喝醉的时候后脑勺磕到了马桶，你喜欢听giveon我喜欢听sza。上一秒眼神对上发现你我都是阴间酒精人，下一秒一起庆幸“还好你住single”。

我可以假装自己没有过去，没有未来，也不担心我不爱你你也不爱我，但我骗不过自己：

躲在他的房间里逃避孤独，效果大概和饿到头晕的时候吃关东煮里的魔芋丝差不多。

但光吃魔芋丝，我会饿晕在便利店门口，便利店的老板还会跑出来假装诧异：哎呀，怎么会这样！我们的魔芋丝没有问

题的呀，每个人都在吃——这是她自找的呀！

-4-

凌晨两点的芝加哥，和他断了不长不短的肉体关系，我坐在不知道被多少双粘过泥水、蹦过frat house黏糊糊的地板的鞋底踩过地毯上发呆。所有狂欢都要付出代价，就像喝酒——喝的那几口很爽，喝完之后胃里的晚饭就像无数个我巴不得撤销的夜晚一样涌上来了，留下我吐得满脸眼泪。

但你问酒怎么想——酒他妈的没有感情。

人的攀比心很可怕，芝加哥的崩溃也很随机。某个周一，我为了躲风走进图书馆等朋友下课一起吃完饭，在平时从来不去的沙发上坐下了。芝加哥有那么多个图书馆，每个图书馆有半个tx淮海那么大，我却靠头发、耳机、和见到他那天他穿的粉色T恤一眼认出了他——

with a new girl.

我缩在沙发上，气得浑身发抖。嗯，对——要你不是个whore也可以和他一起去图书馆，一起在阳光而不是蓝光底下生活。

我抓起手机给树发消息，指甲在屏幕上戳得哗哗响。

哪怕我并不想和他这个人一起去downtown散步，也不想和他一起吃饭，但我嫉妒他过得比我好，嫉妒那个女孩可以当人，可以被爱。

我们都在找爱，凭什么你的运气比我好？

我和树说，在我遇到的男孩里，他算很好的了，没有玩弄我的感情，也没有践踏我的肉体。

和树说完，我就很想抽自己一个耳光。你怕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你就允许他们这样对待你爹的女儿？

每次受委屈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爹对我有多好——从小要玩什么吃什么就有什么地长大，我又让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在长大后的自己身上。和这些不爱我的男孩游走在做爱边缘，“我”像一棵墙头草，被夹在客厅里强装清醒的女儿和卡上喝到烂醉的女孩之间，在“父亲的女儿”和“父权下的女人”之间被五马分尸。

-5-

我顶着风走回自己离食堂十万八千里远的宿舍，坐在门口的椅子上抽烟。我想了很久，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上次在一段带着点感情色彩的关系里，被当作一个人看，而不是一个女人看是什么时候了。

我给树打电话：我想通了。I'm better than this.

树说：你终于想通了。

我的眼泪被风吹了回去：我真的不相信好事会发生了。

他说：我跟你打赌。Good things will happen before Christmas, ok?

我对着摄像头大笑起来。树看着我被烟模糊的脸皱眉，我看着对面坐在食堂台阶上的情侣摇头，把烟踩灭在地上。

找爱都找到哪里去了啦，都找到床上去了啦

万圣节去frat party，我和朋友用手指挖着jello-shot，在黏糊糊的地板上摇头晃脑。回头一看，一个一心只想成为白人的亚裔女孩带着兔耳朵，在闪光灯下满面红光。过了几天，我在Instagram上一眼认出了cosplay初中生的她和白人男友的合照。

Instagram是世界上最让我痛苦的赛博地狱。一条条划过去，有数不清转发“Michelle Wu elected as the first asian woman mayor”的快拍。看到了H的转发时，我魔怔了。

几个月前那个一滴酒都没喝的下午，在和H认识的第一个小时内，我跟着他上了车。在滴滴的后座上，我好像有义务跟他make out，但我真的不想他摸我的胸。我的手一次次把他的手从我的胸上挪下去，他的手一次次攀上来想摸我的乳头。

我熟练地扮演了一个whore的角色，尽了whore的义务。但我作为“人”的那部分却很恨我。

我很愤怒，对我自己，对兔女郎小姐，也对H。因为她们主动fetishize了自己，因为她们把“取悦男人”叫做“取悦自己”，因为他们根本不懂真实世界里的patriarchy、而不是hashtag里的patriarchy的微妙，因为他们只会像个机器人一样，表演式地大喊“女人不应该当家庭主妇！女人可以成为总统！”，所以我被剥夺了当一个人的选择。我要么当一个被主流社交圈抛弃的傻逼，要么当一个whore。

我屈服了。

不管是兔女郎还是H，他们喊metoo都喊得比我响，**Instagram**的自我介绍里说不定还有一个feminist小标。我端着手机整个人都在发抖，打电话对树大喊：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你支持feminism？

那些满嘴只有“行情”和“恋爱”的女人，和那些眼里只分“美女”和“普女”的男人，一起同流合污，把人变成女人，把女人变成兔女郎，笑得很开心。而你和我，坐在巨鹿路的窗前、坐在frat house的沙发上、坐在儿童乐园的秋千上，看到他们在笑，只觉得痛苦。

-6-

初夏的一个晚上，凌晨一点站在上海市中心的街头，我挂在一个我以为我会爱的男孩的身上，告诉他我想和他回家。

他低头盯着我说，第一次很重要。

在那个很潮湿很暧昧的晚上，我总觉得这句话哪里很奇怪。

想了小半年，我想明白了。无论你今晚会不会进入我的身体，我已经默许、邀请这个世界操过我很多遍了。今晚你进入或不进入我，我是不是一个“处女”，早就和我无关了。我的“第一次”在医生把我拉出我妈的子宫，发现我没长屄的那一刻，就不属于我了。这个世界会告诉我，什么算真正的“第一次”，真正的“性”，真正的“强奸”。

在有“处女”这个概念的第一秒，就有了“whore”。但处女是什么，whore又是什么？她们是女人。

她们不是人。

我跟树说了最近一年，从我的头被按下去那一刻，到现在为止发生的一切。

树说，it's really a story of femininity, and the illusions, and the disillusion.

我说，这明明就是一个被全世界骗着吃魔芋丝，吃到最后胃黏膜出血被骂活该的故事。

一出生，你我都注定都成为whore，边吃魔芋丝边比谁吃得多，撑得胃要疼死了还没饱，只好抱头痛哭：

你看大家都在吃，都说好吃，凑活一下死不了。

-End-

Annabel

豎中指专业户

被全世界操了以后，想操全世界

感谢：Elena和树。有你们爱我，我很幸运。

